密齋筆記

續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密齋筆記

續記

謝采伯撰

本館據琳琅祕室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宋謝采伯撰采伯字元若台州臨海人宰相深甫之子理宗后謝氏之伯叔行也甲嘉泰二年傅行簡榜進士歷知廣德軍湖州監六部門大理寺丞大理寺正宋史無傳其事蹟不甚可考官爵名字僅見於陳耆卿赤城志中是編乃其易班東歸時所撰錄以示其子者雜論經史文藝凡五萬餘言自序以爲無牴牾於聖人其間援据史傳頗足以考鏡得失雜錄前賢懿言嘉行亦多寓懲勸雖持論間有未醇其援引證據亦未能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之博洽而語有本原瑜多瑕少要亦說部之善本也史稱謝后父渠伯早卒兄奕宗封郡王姪並節度使端平初頗干國政采伯以世家貴介歷歷中外乃當謝后用事之時獨解組逍遙至使史官佚其姓氏則采伯蕭然於榮利之外一無所預可知王宗旦原序謂士大夫晚節嗜好鮮有不迷其初者密齋獨以書籍詒謀後人使知其老不忘學則采伯潛心著述殆以一生之精力爲之宜其言多中理矣原本久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謹采錄編綴分爲筆記五卷續記一卷仍所題之舊目焉

密齋筆記原序

寶祐乙卯。天台謝公鼓院來守臨川。宗旦實爲贅。貳。一日以密齋筆記授宗旦曰。此吾先君子晚年之所著也。宗旦受而讀之。驚喜歎賞。如遊寶山。如閱海市。瑰奇詭異之物。雜然前陳。駭目洞心。應接不暇。吁。是豈淺鮮者所能到哉。其殆貫穿百家。馳騖千載者歟。夫士非窮愁。莫能著書。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常情之通患也。矧耆耋高蹈。燕居引恬。未有肯措意於筆硯者。密齋以宰相子。敭歷中外。洊更麾節。晚境倦游。乃能逍遙里第。耽玩墳索。抽毫漬墨。述所得以自見於世。所謂富貴不能淫。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密齋有焉。陸賈當功成名遂之餘。乞身歸田。擁卓。騎。負寶劍。遨遊諸子間。醽酒擊鮮。以自娛樂。追思向來新語。殆如夢事。向子平隱居讀易。自男婚女嫁之後。斷絕家事。勿使相關。迺肆意於名山大川之觀。曩時韋編。不復過眼矣。王逸少蘭亭一序。似能言者。及其守早退之節。又不過企慕子平所爲。盡山水之遊。求藥石。植桑果。抱子弄孫以卒歲。於著書乎何有。以密齋視三子。富貴年齒。度越遠甚。謂宜屏卻簡編。燕酣登眺可也。而密齋之所樂爲。有三子之所不克爲者。由是言之。士大夫晚節嗜好。有不迷其初者鮮矣。觀密齋自序。謂以此書傳示子孫。使知其老不廢學。噫。此其詒謀微意。又可與俗人言哉。越明年。鋟梓郡齋。輒爲題其後。鼓院名奕。楙。密齋先生次子也。寶祐丙辰夏五中澣。通直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宗旦謹書。

密齋筆記自序

余好漁獵書傳。時年六十有三。易班東歸。天賜一閒。無以解日。書生結習未除。亦自怡有聞見。豈應以鷁弁泯沒。遂著於篇。以示兒輩。曰或問者。兒輩所質問也。經史本朝文藝雜說幾五萬餘言。固未足追媲古作。要之無牴牾於聖人。不猶愈於稗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庶後之子孫知余老不廢學云爾。淳祐元年辛丑長至。謝采伯元若甫引。

密齋筆記卷一

宋　謝采伯撰

易緯稽覽圖云。伏羲至無懷氏。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三年。神農五百四十年。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堯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年。殷六百四十四年。（案原本誤作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七十三年。（案原本誤作六十七年。）秦五十年。已上六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年。惟伏羲書八卦傳於後代。故言帝繼。餘既。六萬餘年。略無文字可攷。何耶。抑有而不傳也。班固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詳不可得而聞。故言帝繼。項之事。未可明也。又乾鑿度乃蒼頡註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與素問等書。皆書也。非有而不傳者與。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戰國二百二十五年。秦四十年。生漢高祖。三國五十六年。晉一百六十年。宋六十年。齊二十四年。梁八十七年。（案原本誤作五十六年。）陳三十三年。隋三十八年。生唐太宗。五代共五十餘年。生藝祖。三大英主。撥亂反正。拯民塗炭。漢尚高厚。唐立法度。國祚悠久。本朝用儒立國。以仁卜世卜年。永永無極。

漢與諸臣。雖非粹然一出於正。然皆能以功名自奮。垂芳汗青者。正以其一時言議。合於事情而本於理義也。沛公意欲留居秦宮中。樊噲諫曰。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沛公不聽。張良又諫曰。宜縞素為資。二臣之諫。周公之無逸也。韓信言項王為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又言項羽實失天下之心。又言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韓信能占民心為趨向。是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也。項羽殺義帝。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宜率三軍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舉也董公之言春秋討賊之義也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是明於君臣之分也人皆曰漢初諸臣多麤暴兇詐之徒借以集事思之皆明於綱常合於禮義此理亙萬古未嘗一日泯滅也

高祖好酒及色范增又云貪財好色高祖與王史臣安敢加毀緣是難遮掩未免直筆今觀其一入秦宮見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便欲留居賴二臣之諫回軍霸上一入彭城可謂重地便收其貨寶美人日宴酒高會是時無諫者遂一敗塗地及得天下又溺於戚姬幾欲廢太子微四皓則又是一場狠狽外物易移內欲易動幸迫於利害而止我朝藝祖真聖主也

眞宗嘗謂王旦曰每除拜宰相親王不御崇德殿不視朝其意以命宰相親王示不敢專也

崇寧五年敕節文小鈔知通監造書押印造樣號年限條禁並依川錢法軍人官員請給不用外買賣倉場庫務出納依見錢行用三年爲界大觀二年第一料其樣與今會子略同上段印準僞造鈔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處斬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畫泉山下段平寫一貫文省守倅姓押子此會子兆端也紹興十二年戶部張澄欲行會子給事中胡霈然沮之而止紹興二十二年竟行之今九十餘年其弊極矣而大觀小鈔民以爲便者造之有限而換之有信也

高宗語東宮須是讀書便知古今治亂便不受人瞞朕初卽位羣臣多勸法仁宗仁宗固是仁厚末年紀

綱幾乎不振。所幸得韓琦遂無事。本朝自有太祖。何故不取以爲法。

聘后黃金二萬斤。新莽用三萬餘斤。晉志云。漢用二百斤。晉亦用二百斤。往往金至後世愈少。宋用銀五萬兩。金五千兩。南渡後又減至銀二萬兩。金二千兩。

南齊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祭后土。十一月元日祈穀於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地。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祀云。陽氣新用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者當齋戒自新也。

神宗朝。冬至當十一月晦。有言晦不可郊。而無人知此故事。惟宋敏求云。太祖乾德初郊。亦是十一月晦日。遂用當月十六日甲子郊。國朝會要不載此事。乃宋次道家收得朝報。神宗大嘉之。襲養正所撰。載之甚詳。慶元丙辰宏詞出乾德初郊慶成頌。試者非特不知晦日本宋。有一卷乃云祖宗並侑。又云歸胙慈極。不知乾德時既未有家廟。杜太后已上僊。亦未嘗有慈極。

近年郊祀。只用黃琮蒼璧。卻不見用四圭有人問禮官。云四圭兩圭。已於景靈宮用了。黃琮蒼璧。乃是禮見天地。

宰執子授京秩。始於呂蒙正。時政記進御。始於李昉。班直八年敍補軍校。始於高瓊。起居注進御。始於梁周翰。帶職致仕。始於王文正公旦。糊名考校。始於周起建議。

宣和時彗星竟天。徽宗震怒。謂趙挺之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復爲右僕射。始京在崇寧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一日徽宗諭輔臣曰。朝廷不可與邊庭生隙。釁端一開。日尋干戈。生民肝腦塗

地豈人君愛民之意挺之退語同列曰主上志在愛民息兵吾輩義當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唯而已以准皆各其及卽若王元澤以此八字該括法律

天聖四年州軍並不得官置醋坊近陳提舉振孫博通古人仰體祖宗卹民之意舉行萬戶停廢醋庫邦人至今德之

東京記舊八作司太平興國二年分東西二司乃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甎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名八作後兼備攻城之事乃二十一作天聖元年置官屬今八作司獨傳伎巧之物若致遠務裁造院茶湯磨院鍼線院布庫鑄場務煎膠務擊鞠院雲韶班院印經院燒朱所新衣庫菜庫織悉畢備及前宰執侍從大第環拱蓋以百數錢塘駐蹕庶事草創追想全盛太息久之

都麴院麴賣於酒戶西京南京皆然東京在城每歲四十七萬四千六百四十五貫南京在城賣麴三萬六百九十貫二百一十七文五十里外務場別有數台州在城及諸邑縣諸路橋港頭酒額每歲八萬一千二百九十八貫泊宅編云院之井滓穢不堪汲用惟以造麴特善他井皆不如開寶二年詔麴價高可於十分中減放二分六年減價每斤止收一百文足陌太平興國六年詔在京賣麴每斤元定二百文自今每斤減五十文淳化五年有司言諸道州府先置榷酤募民掌其事內四百七十處歲額無幾願一切罷之但賣麴收直詔從其請景德元年罷江淮兩浙荊湖制置榷酤

澶淵之役射殺其貴將達覽遂潰曹利用與其飛龍使韓杞見行在議盟眞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普楊

延邀其歸路而以精兵踵其後腹背擊之然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順伐逆殆未晚也當人主英斷事力全盛人材輻湊可以戰而不戰果享百餘年和好之利兵端果可輕開耶

范蜀公正書云舜之五刑者流也宮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刖宮大辟也書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者此也堯所以哀矜庶獄之不辜遏絕之使無世在下也舜其仍用之乎仍用之則是踵苗之五虐而遂有十刑安得云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堯嘗清問下民廢去此法矣至禹時德既下衰方用此肉刑揚子云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然禹亦未必用只是用之以爲贖刑呂刑所謂訓夏贖刑也直至秦時方用如黥太子傅之類是也至漢文帝又不用至宋文帝因劫賊有赦方於劫賊面上刺一劫賊字至五代後周刺配之法盛矣大率流始於堯舜墨始於苗贖始於禹先皇考與范寺簿說羅大著點囚輪對劄子乞減配法乃是近日配人之多張方平亦有劄子羅乃繳帖在前上付來棘寺諸公議論將茶鹽犯法之人刪改太輕戶部沮而不行

金賈曰武王伐紂雪丈餘漢宣帝本始元年匈奴擊烏孫欲還會天大雪一日丈餘民畜凍死殺數萬級馬數萬匹唐李愬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破其門平蔡吐蕃諾邏兵入大斗會天大雪吐蕃皸凍趨西道以歸王君㚟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乘冰縱兵盡俘以旋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雪霧嚴晦吐蕃閉營撤備乃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捻萬人收所俘唐戶五千嘉熙丁酉十二月大雪中大敗金人捷

旗報積屍如山。豈非雪霜肅殺之氣助順討逆致然。

張匯節要云。二太子窩里孛之妻余輦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黏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之元妃。各因間勸其南寇。陰報朝廷助兵攻遼之隙。又秦檜上斡離不黏罕書曰。竊觀大金今日討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籌定計。非忠於大金也。假威大金以報其怨爾。大遼妃女。陰報於內。大遼之臣。若余覩郭藥師輩贊謀於外。乃吾國厄會所致。

余嘗觀靖康傳信錄以及孤臣泣血錄諸書。臣子有不忍言。後達勒達圍閉燕京。金主珣遣人議和。達勒達欲得公主一名。從公主美女男子各百人。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一千人。御馬三千匹。綾羅繡衣服金銀珠寶三千載。珣皆從之。又以色默圍燕之久。再索犒軍金帛。珣復從之。其事與靖康略無少異。此貪婪大果報也。黏罕勃河東斡離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陷開封府。至順州。凡一百八十餘州。八百七十五縣。蹂踐殘滅。何可勝紀。而自元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殘破河東河北山東山西。復一十七府。九十餘州鎮縣二十餘處。數千里間。殺戮皆盡。城郭丘墟。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宇悉皆燒燬。此殺戮大果報也。小既有小果報。大豈無大果報耶。南遷錄以爲不及百年。臣子大書於册。以爲古今一大快。亦以志後日一場大果報必不輕矣。

鄭介夫俠聞子姪用王氏學講考槃之義曰。弗諼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公歎曰。是何言歟。一不用而忿戾若此。何以爲碩人。何以爲考槃。遂訓之曰。弗諼者。弗忘君也。弗過者。

弗以君爲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介夫上監門圖。已感動上意。見於施行。及流落挫折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君臣之倫盡矣。橫渠張子厚著西銘有曰。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是皆聖賢能處人倫之變。父子之倫明矣。劉庭式娶蕃女。後倅密州。喪之逾年而哀不衰。東坡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吾妻也。夫婦之倫得矣。司業趙彥昭兄弟訓。引姜肱李充陳業徐苗許荊李鴻二孔兩趙陰慶卜式桑虞蔡邕以爲勸。反覆千餘言。兄弟之倫著矣。二程之諸及門。若游酢謝良佐呂大臨楊時。東坡之門。若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儒學文藝。俱有切磋琢磨之益。交朋之風。不其盛歟。此我朝之治所以遠過漢唐也。

江州冢記其略曰。開寶乙亥歲。問罪於李煜曰。朕司億兆。許卿不殺而弗信乎。煜弗之悟。繇是流矢蝟集其宮。捻煜於蘇下。江州蟻聚。詬罵王師。先鋒曹翰竟屠其城。橫屍三萬七千餘。明年丁丑。皇帝嗣位太平興國之二載。太子中允臣周敬衛命察俗。又獲遺骸一萬七千。窆於廣陽門外。本朝以仁立國。未嘗妄殺。獨曹翰一軍。輕試其鋒。曹彬有賢嗣而翰無後。天道昭然矣。

湘山錄載晉居潤董思誨黨進三人皆不識字。本傳但書其戰功多。不責以文學。史法當然。如晦。野史所以備言之。國初人物。洪毅沈驁爲有餘。浮華緣飾爲不足。便立得功業。與中葉人物不同。

張子韶在經筵。太上語以朕用人盡付之公道。子韶奏云。陛下付之公道。只得古人一半。太上問其故。曰。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必須又斷之斯可也太上又云臺諫不可承宰相風旨子韶奏云以臣觀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風旨亦不可承人主風旨

杜黃裳爲河中尹盧坦爲尉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禮遇加厚張于湖孝祥何侍郎異余提刑澄並大書刻之石黃裳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又納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卒後御史劾奏子載斬服坦乃得持其短不然一尉之微安敢抗對如此李翺集坦傳亦載其事

本朝惟文潞公建雙節終亦辭了帖麻不行韓忠武建鎮南武安寧國三節出於異數

紹興九年朝陵乃范如圭之請高宗云非卿不聞此言其夫田一書眞有志事功之士惜不見於用國史秦檜傳云校書郎范如圭上檜書責以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一旦爲此若不早改圖必且遺臭萬世未幾如圭奉祠中興小錄遺其書范乃元祐故家也

景祐四年安平縣主言夫吳守正父元隨范喜居漣水軍欲聽喜添錢開酤海州沭陽縣周穰村酒務詔開封府召喜及寫狀人本宮管當人勘罪施行又張乖崖判百姓乞增撲酒課利狀云將五分折變於官錢是一倍增擡於酒利加水減料使百姓有言置我何地是時朝廷州郡皆不許人剗奪令但給與高價

蓋不復爲後人慮也。疑按主言夫字疑有脫訛。三

常州通判沈長卿上參政李光啓曰。搢紳守和親。先出婁敬之下策。空言難信結。孰慮吐蕃之劫盟。夷攻贊普兵敗。獻馬黃金求婚。景龍二年還其婚。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開元二年。其相上書宰相乞盟。上令姚崇報書。載辭未及定。而十萬之師已寇臨洮。入蘭渭。永泰請和。詔宰相杜鴻漸等同盟。而僕固懷恩不得志。導其將犯邊。衆二十萬已逼奉天。懷恩死。遂無謀主。復遣使來聘。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靈州。蓋不止劫渾瑊平涼盟。變起倉卒而已。終唐之世。凡九和而十四戰。皇甫惟明曰。皆其邊將好功之人爲之。固有是說。亦其主不守信義所致。尙主者二。自稱甥舅之國。而數爲邊患。人主撫有四海。以婉治之。委遠適異地。垢辱甚矣。君臣莫之恥也。五代以來。幸免此患。嚴尤以漢爲無長策。長卿可謂正論。權姦文致其罪。株連正人。嘻其甚矣。

王欽若欲爲相。王文正公旦累抑之。云祖宗朝不曾用南人當國。故欽若以立賢無方之說。動眞廟之聽。眞廟以問文正。文正云。立賢無方。必須賢而後可。熙寧以後。更改祖宗法度。而羣小又主紹述之說。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合爲一談。稔成靖康之禍。孔孟之言。豈誤天下後世邪。王文正公云。必須賢而後可。王欽若果賢者邪。無改於父之道。謂合乎道者無改。不合乎道者。改之可也。朱文公註曰。方猶類也。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李迪挫丁謂姦邪之鋒於正熾之時。王曾乘丁謂之失而能暴其彌天之罪。進君子。退小人。此秉鈞衡者

第一義。王文正旦逐無如之何。文正得君如此。不能以身爲去就。去王欽若丁謂。況他相哉。馮拯爲之營救。惠姦莫甚焉。（疑按惠字疑有訛）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賞花釣魚。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輔臣曰。王安石詐人也。老蘇云。王安石乃盧杞王衍合爲一人。天下將被其禍。後安石參政。御史中丞呂晦叔云。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矣。安石嘗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有八九。宜只令中書自出牒。帝愕然。唐介曰。如安石所陳。則是政不自天子出。李師中始仕州縣。邸報包拯三事。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鄧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處仲。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陳了翁每謂天下事變故無常。唯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必亂天下。彈蔡京文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逮今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者。人固未易知。亦豈有終不可知者。安石聖君知其詐。羣賢知其奸。或遏於已用。或爭於已行。非無其人。而治亂所由分。定數有不可逃爾。

新刊荊公字說二十四卷。前無序引。後無題跋。獨雷抗爲之注。天下公論。昭然明矣。余乃平心定氣而言曰。此許慎說文解字也。雷抗卽徐鍇之傳釋也。但以之解六經。導後學。則穿鑿之論蠭起。豈大儒所爲也。

王安石廢了銅禁。不知在何時。張樂全奏議云。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識錢之出入。故中國錢耗。而西南北三邊皆山積。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體國便民者。一旦

創而除之。其意安在。

王安石以六經文奸似王莽。蔡京黨籍錮正人似東漢中常侍。秦檜與大獄陷忠良。似李林甫。本朝累聖相承。仁厚恭儉。過漢之文景。此三小人傷政害國。言路榛棘。外敵侵陵。可爲痛哭。

通州使名徐先生云。當時闢新法者甚衆。然都攻他不破。惜乎諸公思慮不及。此成周之法。大處是井田封建。荊公大底不曾行得。卻如何要把細碎處來行。失了大綱目。理會末節。只就他裏面點檢。其說當自息。

秦檜修禮樂文太平。止專用一宦者邵諤主之。人呼爲邵局。今渾儀樂器中猶鑄邵姓名。禮樂之器。間有不合經典處。是欠名儒討論。

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靖康播遷。自何桌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金人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又其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將士解體。尙能戰乎。此胡澹庵之論。若然。則景德慶厤之和。致一百七十餘年承平之效。非歟。寇萊公富鄭公輩果誤國者歟。余曰。和在我則爲禦侮。在人則爲納侮。紹興八年。金遣烏陵思謀來議和。豪長達賚主之。上雖聽檜計與之和。實疑其詐。王倫奏北有悔割地意。繼誅達賚。十年。兀朮集兵祁州。分四道入侵。檜言於上曰。臣昨見金國達賚。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疆。既而兀朮戕其叔達賚。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金之初和也。諸將有異議。及其果叛盟。益以和爲非。檜有再和之議。獨患諸將難制。於是范同獻策召三大將。既至。遂

皆拜楓筵而罷其兵三十一年金人復敗盟侵淮此紹興和議始末至隆興甲申和議定而開禧丙寅復自渝盟矣

中興小錄云龜年論右僕射秦檜云主和則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日衆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旋奉祠其子衡守嚴州日錄其父彈秦檜文投平津止及其彈秦檜婦翁王次山姻婭王昂及楊愿兄梓等不言其主和何也必是別有一疏不主和議其子失記錄而彈王仲等事小錄又失於記錄爾

密齋筆記卷二

武帝欲立昭帝。以子幼恐效呂氏。殺鉤弋夫人。云汝以子不得活矣。太宗感李淖風之言。欲盡殺後宮淖風曰。不可。恐生少者。陛下子孫無遺類。遂髡爲尼。聚之感業寺。二君割情絕愛。思患預防。可謂剛明果斷之主。然漢以元后稔王莽之變。唐以高宗釀則天之禍。孰謂人事果能勝天。聖人第言修德以弭天變。未聞殺人以杜後患。

漢武帝祠神君。最貴曰太一。非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居室帷中。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而天子心獨喜。卽今之鳴童也。

後漢止三宗。九帝皆幼沖。一百十八年政歸母后。幸竇鄧之賢。內外扶持。無大變故。士大夫知禮義。尙名節。未嘗屈身阿附后族。乞憐中常侍。以求進者。有李固李膺范滂陳蕃郭泰諸名儒爲之倡。故至於曹操之世。尙不敢染指漢鼎。

蕭何說漢王曰。臣願大王王關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三秦。天下可圖也。鄧禹說光武曰。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說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蕭何鄧禹開口議論。便是混一規模。諸葛亮草廬語曰。操以△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開口議論吳魏。便自下手不得。畢竟跨有荊益。

只是偏霸規模。無復混一氣象。

漢唐之禍。激於君子。成於小人。成於小人。固勢所必至。激於君子。實念慮有所不及。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可恨也。夫陳蕃年八十餘。老成慮事非不詳。而誅曹節不克。遂成黨錮之禍。漢因以亡。李訓通經明易。立志非不正。而誅仇士良不克。遂成甘露之禍。唐自此亦亡。人皆知亡漢唐者由宦官。吾以爲亡漢唐者蕃與訓也。蕃訓之謀不萌。宦者雖用事。干紊朝綱。然變決不如是之亟。禍決不如是之酷。國決未至於遽亡。則爲禍首者蕃與訓也。然則宦者終不可去歟。曰。芟夷以漸。區處有術。害去而人不知。功成而禍不作。謀必謹於其始。事必稽其所終。則得矣。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聖人豈不疾惡。而戒其已甚者。慮後患餘禍之未艾也。夫子嘗誅少正卯矣。而未聞其爲亂者。聖人之功用。與君子固不同也。

程泰之考古編。言太宗虬鬚可挂弓。杜詩謂中有美少年。虬鬚十八九。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是虬鬚乃太宗。太平廣記所載。乃李靖遇虬鬚客云。後十餘年數千異。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夷報有海賊以千艘精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虬鬚有成功矣。或者衞公兵法。半是虬鬚所傳。乃知又別是一虬鬚。豈英氣所鍾。適同耶。

隋大業中。置進士科。武后永昌元年。始試進士於洛城殿。殿試自此始。久視二年。設武舉。皆作法於亂世。非哲王之令典。而自唐以來。沿襲不廢。上以爲榮。初不知煬帝武后爲何如主也。

武后已爲后。高宗令上官儀草詔。欲廢之。楊貴妃亦兩爲明皇遣出外宅。二君亦不爲不知其非。而不能

決於必行。所謂惡惡而不能去。善善而不能用。邦由以亡。

幸蜀記云。馬嵬之變。陳玄禮以兵諫。可謂急矣。明皇云。妃子朕自處置。遂馳入驛門內。立旁小巷不忍歸。聖情昏默。久而不進。韋見素男京兆府司錄鍔進曰。臣欲吐萬死之言。陳社稷之計。伏願陛下留意少聽。臣聞螫手斷腕者。非不痛。嬰病餌藥者。非不苦。夫痛之與苦。非人所欲。而莫能不爲者。蓋全乎大體也。今宗社震駭。朝野驚惶。陛下去御座。涉草莽。可謂螫手嬰病矣。豈可懼解腕苦口之難乎。臣觀衆意。怒妃子事。宜成敗之間在晷刻矣。臣嘗讀荀悅漢紀有曰。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日之事。伏惟陛下割恩斷忍。以寧邦國。因就地即頭。流血被面。上親以手策起之。鍔初請幸蜀云。臣年三十。未嘗遠遊。時鍔以宰相子。年纔三十。激烈慷慨如此。天寶全盛時。東閣之君乃有此人物耶。

男陽也。陽則明。明則理無不通。陽主舒。主噓。舒且噓。則財有所施。陽主生。生則物無往而不愛。男子者。皆陽之象也。女陰也。陰則晦。晦則理有所蔽。陰主慘。主吸。慘且吸。則財有所斬。陰主殺。殺則物無往而能愛。婦人者。皆陰之象也。前漢外戚傳。迺在匈奴傳後。夫妃后儷乎至尊。合聯比帝紀。乃置之匈奴傳後。班固以爲平日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而呂太后趙飛燕等。內戕皇嗣。外擅兵權。漢之存亡。在其掌握。甚於匈奴。雖謂之女戎可也。置之於匈奴傳後。亦可也。其負宗社。誤國家。附之於帝紀之後。不可也。其敍傳曰。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滅也。嬖妲己。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是三代之亡也。由於內。不由於外也。明皇失國。由一楊妃。亦三代之覆轍。是百萬之師。不若一女子足以亡人之國也。餘史外戚未嘗在匈奴傳後。此班史

所以爲諸史冠也。

唐莊宗時。皇太后皇后交通蕃鎮。太后而△詰令。皇后曰教命教旨。蓋始於此。后欲殺郭崇韜。莊宗不從。因自作教命與繼岌。竟殺之。后卽笞劉叟於宮門者。劉叟蓋其父也。

莊宗爲郭門高所弒。五坊人聚樂器而焚之。歐陽公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余曰。非也。其禍蓋起於劉后之擅殺郭崇韜也。始劉后聽宦者纔△言。遣繼岌殺郭崇韜。皇弟存義。崇韜之壻。讒者曰。存義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因而殺之。又讒朱友謙不自安必反。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門高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存義又以門高爲養子。時馬直軍王温宿衞禁中。夜謀亂。被誅。莊宗戲門高曰。汝黨存義。崇韜負我。又教王温反覆。欲何爲乎。門高恐。退而激軍士爲變。從樓上射莊宗。傷重踣於絳霄殿下。其禍起於劉后之擅殺崇韜。特成於門高爾。門高優伶傳名從諫。

姚萇掘苻堅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鴈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姚萇又夢苻堅將鬼兵入營。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出血石餘。萇遂患陰瘡。醫刺出血如夢。竟狂言而死。姚萇已鞭堅屍。尙能見夢。邪慕容廆引朱左車胡母翼孔纂爲賓友。劉贊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世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廆嘗著家令數千言。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皝△第三子也。聽言賞諫。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千餘人。又著典教十五篇以教胄子。至子雋嗣位。復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子。雋酒酣賦詩。談及經史。垂、皝第五子也。再復燕國。年七十一。寶、皝之孫。亦從儒學。工談論。善屬文。引中書令常忠尙書

陽鏐等於東堂。問伊周事。談讌賦詩。文物藹然。十六國中惟慕容有家法。國祚受命亦稍延。姚襄溫故知新。講論道藝。萇令酋豪諸鎮各置學官。又臨終謂其子興曰。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興亦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又與鳩摩羅什及僧略等諸八校新經八百餘卷。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若劉淵聰粲曜石勒虎閔苻生赫連勃勃等。其兒徒逆儔。淫酷屠戮。無復人理。禍亦不旋踵矣。

襄國大雨雹。石勒問徐光。對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怨憾動上帝。勒下書曰。寒食并州之舊風。子推歷代攸尊。請復寒食。吏爲植嘉樹。立祠堂。黃門郎韋謏駁曰。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且自陰陽乖錯。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漠。必不然矣。左傳、史記、新序、汝南先賢傳、鄴中記、後漢周舉傳。皆言之舊爲并州刺史。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寒食乃是仲冬。非今之清明。石勒問徐光事。容齋不載。

石虎獲劉曜女。年十二。有殊色。嬖之。生子世。十歲立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虎死。遵弒世。火災月餘。後爲慕容恪所捻。趙亡。苻堅滅燕。慕容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寵陽之姿。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果符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之讖。壽春之敗。沖叛自立爲皇帝。據長安。堅死。秦亡。石虎捻曜。苻堅滅燕。皆有席卷天下之勢。而卒皆因所滅之國一小女子。其國亦亡。異哉。

楚鄭襲紿新人以掩鼻。而楚王割其鼻。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問之曰。美

人多矣。亦猶臣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王布令曰。四境之內。有敢言美人者族。婦人智術高出男子之右。雖自古而然。亦成周時八百餘年之後。侯國子弟。昏懦愚闇。容易爲婦人所紿。三世之將。道家所忌。昔有是言。六韜爲後世談兵之祖。而太公封於齊。與周匹休。至田氏之篡。其傳亦已久。太公之謀。一出於正爾。

陳勝吳廣起壠畝。便會使錢。知秦將賈人之子。卽啖以利。陳平布陣金多得善處。又令捐金四萬斤。間疏楚君臣。干戈中也只揮金。

漢高祖已曾入韓信壁奪其軍。自垓下戰勝還定陶。又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文帝自代來。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下。亦綽有父風。是時習聞兵機將略。大率可喜。

赤壁之戰。孫權曰。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是時孫權運籌於內。劉備諸葛亮周瑜關侯等合謀幷智。方拒得曹操。敗之於赤壁。亦未爲奇。政緣曹操雖知兵。而未免獨任要是吳事力差弱。所以資人。劉豫州新敗。所以依人。若吳蜀勢盛之後。卻無緣合。

赤壁之戰。關侯精兵一萬。周瑜督一萬。程普督一萬。劉豫州諸葛亮率兵卒不下一萬。

或詢諸葛孔明以三章之約。則曰濟時以寬。蓋其學自申韓中來。

哥舒翰始亦善用兵。後困於酒色之娛。迫於君命。慟哭而出潼關。喪師二十萬。僅存八千。其子曜有志復父讐。亦精於用兵。諸孫皆以儒學舊。恒茂才高第。有節槩。嶧嵫岠皆明經擢第。亦中葉尙儒術致然。李郭

之後文風盛而賢將少唐室微矣
軍中不言婦女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孫策周瑜拔皖城納二喬皆國色是以師婚也英銳豪俊之氣固足辦事畢竟有所溺則智昏智昏則防慮疏策爲許貢客箭傷頰創甚年二十六卒瑜爲流矢中右脅年三十六卒
呂蒙疾發孫權迎置內殿治護萬方募有能愈疾者賜千金病中瘳爲下赦令後更增焉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之下爲請命使其復生當如何其報也
房玄齡居秦王府出入十年收人物致幕府居宰相積十五年議論書疏規諫不一與杜如晦共筦朝政本傳亦無甚事而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以今觀之王珪不及魏徵如晦不及玄齡然持衆美效之於君則一也所以爲宰相之職
魏徵爲諫議大夫展盡底蘊凡二百奏無不切當帝心本傳所載十餘事凡三上疏王珪爲諫議大夫止諫納盧江王瑗姬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女樂二事想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史臣所以並稱名臣也
孫樵文自序云唐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陽省方蜀國品藻朝論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李潼有曾閔之行孫樵有揚馬之文司空圖有巢由之風余歎曰播遷果何時耶從行無救時之略乃以三絕自詫朝論若此豈止清談廢事李郭之後不復有眞將兵權下移於岐汴而國亡矣
廉吏傳極多上壽公孫宏八十第五倫八十餘李恂九十六吳祐九十八張奐七十八是儀人三國八十一

孫謙南史九十二蕭傲唐八十。裴寬七十五。李尚隱七十五。薛珏七十四。歸崇敬八十八。盧鈞八十五。餘不紀卒葬無考。

古儒生經學極多上壽者。如伏生治尚書。轅固治詩。武帝以賢良召伏恭。建武四年帝臨雍拜爲司空。皆年九十。任安受孟氏易。年七十九。申公受詩浮丘伯。樓望永平爲侍中。皆年八十。李尤順帝時遷安樂相。年八十三。晉宋纖弟子受業三千人。鮑靚明河圖洛書。年百餘歲。文立譙周。秦始初。皆年八十。陶弘景讀書萬餘卷。何琦耽玩典籍。皆年八十三。葛洪以儒學知名。自號抱朴子。年八十一。顏含有操行。年九十三。辛勉年八十。隋公孫景茂好學。開皇初爲道淄兩州刺史。有德政。唐曹憲通文選之學。皆年百餘歲。歐陽詢年八十五。張嗣宗以經授秦王。年八十三。蕭德言晚節學愈苦。年九十七。魏收擅史學。年七十七。若七十者亦多有之。茲弗著。

屈突通八十二。尉遲恭七十四。李勣八十六。李靖七十九。郭子儀八十五。張萬福九十。烏承玭九十六。吳呂岱九十六。諸將功業雖不同。然皆克享上壽。想無濫殺所致。

武后興大獄。嚴善思爲詳審使。平活人百餘家。原千餘姓。按囚司刑寺。能疑不實者百人。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

丘和附蕭銑爲交州總管。年八十六。子行恭斬寇賊。與兄師利迎謁秦王。累從戰伐。功多。年八十。亂世父子以壽終。亦有材智足以自全也。

諸儒。西漢自孔光張禹劉歆揚雄號爲儒者。或依阿取容。或諂事新室。遂至言符命者以千數。朱文公作通鑑綱目。標揚雄曰莽大夫揚雄。自是千古定論。

荀彧勸太祖曰。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報雄傑。大略也。或持論甚正。荀昭等欲加九錫。或以太祖本興義兵正朝寧國。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以憂死。是時劉備以帝室之胄。英雄表表。人望所歸。或能勸太祖推恩以應人望。廢昏立明。恪秉臣節。退處藩服。眞上策也。董昭九錫。遂爲後日開端。相繼貽禍。

董卓死於呂布。苻生死於堅。安祿山死於李豬兒。史思明死於朝義。魚朝恩死於周皓。朱全忠死於友珪。非人誅之。乃天誅也。

殷羨子浩北伐無功。桓溫奏廢爲庶人。後溫將以爲尚書令。浩荅溫書。慮有謬誤。閉開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豈羨投人書於水。致浩有是報耶。

西方鄴所爲不法。判官譚善達數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金。下獄。善達素剛僻。益不遜。死於獄。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人之生死。一氣之聚散也。血氣雖已散。冤恨之氣不散也。五代武夫用世。將謂那時天烏地黑劫嘯。時節。不復有報應。卻又自分曉。

密齋筆記卷三

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太公又曰一曰間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以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正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備則不肖別矣周書云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事以觀察之作官人曰富貴者觀其禮施貧賤者觀其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隆約者觀其不懾罹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壯者觀其潔廉務行而勝私老者觀其意慮愼恒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誠信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觀其任廉設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縱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狎邇之以觀其不倦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莊子列禦寇篇引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之人得矣此太公周公孔子觀人之法最爲詳密蒙莊澹然若無意於世者亦誦斯言乃知蒙

莊一書。不皆寓言也。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幷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幷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幷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幷與仁義而竊之。鄧析子曰。原道語皆本此。

諸孫當聯在字爲名。余取在字。自長孫在學外。止有在德在鎔在甄在冶甚佳。閱王佩解篇。在字甚多。儘可命名。因錄識之。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合爲在因時。謀成在周長。有功在力多。昌大在自克。不困在豫慎。除害在能斷。得民在知過。用兵在知時。勝大患在合人心。化行在知和。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己。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鶡冠子與賈誼鵩賦同。作賦者必蹈襲而柳河東云。鶡冠子用鵩賦。未知孰是。韓退之卻取其文。

郄儉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除。鵠得法於師宜官。皆號善書者也。魏晉以來。楷書日盛。皆鴻都門學之餘習。正書遂爲後世不刊之濛。與李斯之篆程邈之隸同科。

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召周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韵之。興嗣編次之。一夕而成。鬚髮皆白。

西都賦云清涼宜溫乃四室名宜義當作暄煖之暄故集韵中以宜字見二十元字韵下注云天子室名也高炳如說宜室如字讀乃武王伐紂而歸於此室

梁昭明序陶集云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至傳方發明其意以爲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故寄迹於酒閒情賦末章云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可謂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復何議焉余每誦其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先師遺訓予豈墜之等語頗有洙泗氣象

范雲爲齊竟陵王府主簿王守會稽登秦望山雲以爲山上秦始皇石刻文三句一韵人多作二句讀之便不叶韵雲嘗讀史記誦之如流中興頌亦三句一韵同

齊名之人與警策詩句其實有優劣天生奇材天然奇句皆無對如鍾王羲獻歐虞李杜韓柳顏柳優劣自顯然故梁武帝蕭子雲評書皆云子敬不及逸少逸少不及元常杜詩韓筆顏書規摹大氣韵高古餘則失於華巧有餘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紅藥當階翻蒼苔緣砌上天際識歸舟雲中辨煙樹之類則第二句便不及竹迸清溪月苔移玉座春之類上一句便不及當以是推之

蘇潁濱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夙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舍是無以考證呂東萊推廣此意考究左氏著書源流本於此又曰初學記言前代人物醇疵自不逃正論但本朝儒先文獻相接未易以愛惜口吾輕議呵祖罵佛豈名教事要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爾

子華子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髮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韓文用其意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至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反目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張說燕公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詩得江山助釋學亦詣理超絕本朝蘇黃出入釋囗唐人諸集蓋鮮兼之燕公躯臨行陳制敵克勝本朝諸文儒又鮮兼之矣

龜策傳曰神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於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而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望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衞平無言莊子稱仲尼曰語意同蘇文云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句法同

杯盤狼藉出滑稽傳正襟危坐出日者傳舉網得魚出龜策傳只改龜字

余與客論文曰今人文不及古人藻繪處客問曰如何是藻繪處答曰古人文純是骨而後藻生焉今人文尚無骨安敢望其藻繪處客又問曰如何是骨答曰立意是也字古不如語古語古不如意古史月湖自言其作文法傳於曇橘州

果齋先生云作詩寫字都先要有骨則其進未易量

郤昂岐郇涇寧八坊馬記爲李祐作云開元初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四十一萬匹與張燕公爲王毛仲

作隴右盬碑畧同。然燕公記其政有八。而郤昂止述馬名。燕公文尤奇麗。以隴右盬石刻並觀。優劣可見。

或曰。西漢之末。王褒文類俳。今觀鄒枚文。已近此體。大率古賦之流。如荀子諸賦。豈非先秦古書。但自王褒以後。至晉唐。文多類俳。皆源流古賦。亦如今時有一項古文。又有一項四六。

神女賦云。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不知其處。若韓文云。行李稱遽。坡賦云。開戶視之。不見其處。是四句之內。兩鉅公皆用其字。韓隱坡顯。優劣自分。

食貨志云。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後漢劉陶鑄大錢議亦然。喜雨亭記。卽是用此語。但結尾活潑潑地。把捉不得。爲不可及。時東坡年二十三。

醉鄉王績字無功。祭禹文云。潦水降而寒潭淸。山光沈而白雲晚。王勃云。潦水淨而寒潭淸。煙光凝而暮山紫。歸田錄載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云。浮雲共嶺松長蓋。明月與巖桂分叢。亦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同。

權德輿文史臣贊云。雅正贍縟。余以富貴人爲文詞。自然溫潤。歐陽公其儔也

劉歆云。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風俗通義應劭序云。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唐明皇孝經序同。

杜子美說旱上嚴武。尤爲偉論。孟郊上盧使君養生書。李義山作李賀小傳。白樂天墓碑。劉義傳。文體奇逸。不應止取其詩。

應劭曰．昔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目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東坡淨因院畫記常形常理．用此意．

節孝先生曰．文字要多作．多作方思熟．余無日不爲文．無時不吟哦．歐陽公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蘇文定公云．前輩文但看做多．

劉禹錫自傳敍王叔文事云．某官職出於叔文．又復坐累．不以爲諱．

杜牧之自撰墓誌銘．言注孫子推五星說相法．文學之士多能如此．甥裴延翰爲集序．文似李翺．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泳攄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於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延翰是已．牛僧孺鎮維揚．牧之爲書記．召爲侍御史．僧孺以小篋邏卒報狀示之．感泣大慙．後爲公墓誌．極稱其美．報所知也．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爲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答．牧之茫然自失．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彼方以趨名利者爲可鄙．宜其視之邈如也．

了翁弱冠苦羸疾．因過汴河上．遇道人云．他日聲名滿天下．又謂公曰．曾讀左氏否．左氏諸大戰．反覆熟讀．有快意處．便是得藥．公如其言誦之．旬日間氣體頓壯．讀檄愈頭風．誦詩已痁疾．亦自古有之．

朱文公爲南豐作年譜云．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何世之知公淺也．至語錄云．坡谷只是飲酒賦詩快活．後學未喻其去取之由．會當有解其意者．

李方叔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
王梅谿西施舌詩云吳王無處可招魂惟有西施舌尚存曾共君王醉長夜至今猶得奉芳尊有戒淫殺之意偶與寮友言之答云便可入清源續詩話
熊克進九朝要畧轉一官李龜朋以詩賀之云翰苑前資漢碩儒苦心何翅十年餘修成當代將來法讀盡生平未見書黃帀奏篇登御府紫綸加秩下宸除近臣已是聞天語鸞鵲催歸定不虛
李士美拜相雙親無恙生日詩云府前拍拍鶴翎開府裏紛紛賀客來尚書左丞生是日溫詔欲輓陽春回下堂拜賜上堂去堂上雙親相顧語願身親見兒長年萬歲千秋佐明主生封父敷文閣待制
楊元素張子野陳令舉至吳興東坡目爲三面胡琴又州妓有姓周邵者呼爲二南子野賦六客詞後子野令舉孝叔皆已物故惟東坡元素公在爾元素詩寄東坡云仙舟游漾霅溪風三奏琵琶一艦紅聞望喜傳新政異夢魂猶憶舊歡同二南籍裏知誰在六客堂中已半空細問人間爲宰相爭如願住水晶宮
陳公輔詩白髮翳瞽未得閒有時覽鏡笑衰顏逢人載酒寧辭醉寓意題詩不用刪幸有鑑湖堪寄傲直慚書殿尚通班豁除簿領塵埃了卻上蓬萊看好山州宅詩萬疊湖山煙水濱朱門畫戟間松筠登臨不踏紅塵路燕寢長居紫府春畫靜欲驅風外駕夜寒疑是月中身我慙白首方懷紱猶得蓬萊作主人又蓬萊閣歸醉蓬萊閣上醉歸時猶索芳樽步步隨啼鳥似來迺翠佩旁人笑爲整花枝腰間半韝黃金印

頭上斜欹白接羅。拍手向他賓從道。使君未老莫扶持。

菊譜。范石湖略。胡少滄詳。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少滄作御製誤。

張都監琳好作詞。時芍藥盛放。余戲令賦之云。持節助調羹。同寮皆笑其誤用梅事。余曰。韓詩云。五鼎調芍藥。張亦舉王維詩芍藥調金鼎。子盧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芍藥師古曰芍藥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也。

劉方叔作致語云。東坡道人筆下無一點塵氣。小范老子胸中有十萬兵機。

騎驢三十載。久旅食于京華。廣廈千萬間。願大庇于寒士。倘容尸祿。免令自楚而之滕。庶便奉親。何異以抑而易播。乞改辟

楊囷四六餘話。國初處州赴解試止六人。取三人。士子謝解啓云。類矍圃之觀人。去者半。留者半。如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秦檜子及第。當時暗號有賦無天地詩有龍蛇。後汪彥章賀啓。有氣塞兩儀及東閣郎君之句以譏之。

一男子之上書。初亦何罪。諸大夫之曰殺。蓋亦無心。時斬陳東。上時宰啓。

江朝宗與李宰啓。月明苑外之村。犬厖不吠。風煖桑間之瑞。雉乳自馴。

周洪道作守謝監司啓。居閒從仕。一生長恨於苦心。多病非才。二事恐煩於幷案。東坡詩云。多病更非才。

范文正微時冒姓朱氏。後歸本宗。啓志在逃秦人境遂稱夫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夫陶朱。用范睢范蠡是當家本事。

孝宗卽位之九年。再上太上尊號。宣鄭聞與周必大草詔云。未央上號。符漢皇之九年。興慶推尊。遡唐宗之再請。太上册夏后時。洪內翰草詔云。太姒之事太任。長秋之奉長樂。

劉錡贈官之制。岑彭亡而公孫平。諸葛死而仲達走。自古皆有死。嗟汝志之未伸。與賊不俱生。尙孤忠之可亮。

高城纔百餘里。此去何難哉。寨食止數日間。少住爲佳耳。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請問其略。會計而已。牛羊茁壯而已。願效其能。

王季海代蕭特啓答泉守。魯栝聞邦。雖限封疆之遠。楚波及晉。宜修幣帛之恭。

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仰一時之高節。伊尹格皇天。伊陟格上帝。掩異姓之殊勳。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山甫之北伐。袞衣繡裳。赤烏几几。周公之東歸。

陳阜卿爲教官。答職事啓。青衫試吏。患在好爲人師。絳帳橫經。未必賢於弟子。賀陳殿院啓。坐崇薄俗。共仰伯夷之風。立辨冤民。屢浹眞卿之雨。

劉正甫行韓郡王贈官詞。念一代所宗。無如老臣者。使九原可作。豈畏匈奴哉。又行南班詞。葛藟之在河

湜能花其本根杕杜之生道周蓋傷於寡特蓋王室之強大必公旌之盛蕃又進太上皇厤日表云雖宸心之運問朝野而不知而聖政之垂繫日月而可考

蕭振侍郎秦檜當國日自四川謫他州未幾秦死再知四川誥詞云刻印銷印如轉圜朕常虛己失馬得馬若反掌卿勿容心趙莊叔行

江朝宗上留守湯相關中復置蕭相國人傑已能用之江右自有管夷吾國事不足憂矣　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醒庵行胡邦衡詞

蔣世修脫身簿尉中繫馬庭階下以其便做教官故也又作紹興蔣相致語曲水流觴將舉暮春之禊西園傾蓋好追清夜之遊甫遂及瓜敢云張京兆之五日誓圖結草忽忘蘇刺史之二天　賀湯丞相因進宗室譜圖幷官錄轉官武之穆文之昭爛若馬圖之制皇之墳帝之典迄于麟趾之年謂老馬之智專尚能識路若野鳥之視眩難使聞韶闕門褒博袖珠玉以見投隱几侏儒褚衣裳而倒著

四六本只是便宜讀要使如散文而有屬對方善歐蘇只是一篇古文至汪龍溪而少變鄭侍郎望之云四六使重不如使輕使實不如使虛樟溪老人李龜年乃其姪壻上已致語云三月三日水邊豈無麗人一詠一觴蘭亭自有故事崇山峻嶺脩竹茂林羣賢畢集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

女子近之則不遜豈容鑽穴以相窺老夫耄矣無能爲是謂雖鄰而不覿廉宣仲嘲一老士大夫與娼鄰壁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敍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

慶元二年丙辰余丞相拜左相權直院傅舍人伯壽草麻首聯云天乙之與中疆實爲左相中疆乃仲虺也閤門舍人讀麻既讀破句又不識疆字當日察院人文字罷讀麻舍人得旨今後宣麻人與學士同鎖宿點句與之以便宣讀

呂惠卿遭責謝表云蟲臂鼠肝悉冥心於造化東坡謂福建子亦會做文字蟲臂鼠肝蓋譏二蘇見東坡論列子由行詞

逐寧餹冰正字劉望之賦以爲舉子山異僧所授其法醯蔗成漿貯以甕缶列閒屋中閱冬而後發之成矣其畧曰逮白露之既凝室人告余其亦霜獵珊瑚于海底綴珠琲于枯篁吸三危之秋氣陋萬蘗之峰房碎玲瓏于齒牙韵亢爽于壺觴米帖云治咽喉諸疾廣南盛有不知始於何時

李泰發題嵊縣黃山庵云十載清遊得重尋風門小立契初心上盤直與雲天近下瞰不知巖壑深浥露黃花平覩地著霜紅葉巧依林他年願結香燈社竹杖芒鞵數共臨先皇考題云遼東鶴去幾千年堂上留題有謫仙十月山行風露冷黃花紅葉兩依然右二詩得於劍川相士黃山庵卽其家墳先皇考爲尉時曾游

余主諸暨簿。大雄寺行香。見一小石刻中詩云。琉璃葉下翦梧桐。綠子青枝墮地空。俗眼如何有青白。好風安得問雌雄。物隨塵境工榮悴。人觸心兵戰異同。只可輕帆理歸興。暮雲蕭散大江東。下題奕載。不知何人。時極暑。晝夜鼓風橐。老僕少獲更番不輟。余誦好風安得問雄雌而不記第三聯。因閱舊篋得之。錄以備忘。

密齋筆記卷四

周禮雞人主旦呼△△漢宮中不畜雞衞士專傳雞鳴應劭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東坡云今土人謂之山歌家語以黍雪桃先公云中都貴人家多以蒸餅幷米糕雪桃予乃知以黍雪桃之義蓋桃經水卽酸故用此

晉志云地不足東南天不足西北八紘之外名爲八極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至下亦如之昔黃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不知如何稽攷莫是用經界局步弓打量

古今注匏瓠也詩曰酌之用匏周禮陶匏祀天又云朝踐用兩壺尊故周有瓠壺形長一尺二寸六分徑一寸兩鼻有提梁取便於用余嘗見一瓠壺形製甚古豈果周器也東坡曰舉匏尊以相屬

古今注云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曹操納袁熙妻爲文帝婦孔融與操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以融學士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融雖戲操不爲無據

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之稱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曰子謂子產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也子貢曰賜也何

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之也。論語書法之嚴。卽春秋書法也。

孔子謂晏子能折衝尊俎。卽孫子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交兵。其下攻城。世言善用兵者。暗合孫吳。亦暗合孔子之言。可見凡事不離乎道也。卻穀爲詩書之帥。豈嗜殺者耶。文中子曰。折衝尊俎。不必臨邊。亦孔子意也。

衞世子蒯聵簚輒而立。子路死之。孔子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乃知漢高祖誅彭越。醢其肉以賜諸侯。乃自春秋時已然。

滕公佳城碑云。三千年見白日。逆數上三千年。乃是少昊時節。那時淳古。不封不樹。安得已如此。可疑。

管子弟子職曰。凡置飲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注云。先菜後肉。食之次也。弟子之奉師。以菜爲頭味。此論語所以疏食與菜羹瓜並言。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古語有之。一見風俗通。一見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汲取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因就取之。及廣韵注云。司門者姓池名仲魚。因救城門火。焦爛而卒。二說未知孰是。東魏杜弼移檄梁朝。討納侯景曰。景必據淮南稱帝。但恐城門失火。災及池魚。嘉熙庚子。城中大火。余呼百餘人救護靖越門一帶。拽拔三處屋。支犒六百千。及布施三寺。池魚之災甚矣。

家語後序。孔子九代孫名最。字子產。從漢高祖以左司馬將軍佐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

三而卒。謚夷侯。孔子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九世孫最乃以武功顯。

汪端明應辰請聞人倖阜民食牛百葉。聞人曰。是何不典之物。汪曰。周禮注脾析。卽牛百葉。

秦詛楚文一告巫咸大神。今在鳳翔府學。一告亞駝神。在洛陽劉忱家。其文皆聲楚王熊相之惡。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治平間。蔡挺又獲朝那湫底所刻。方甸跋已詳。卽惠王二十六年。後幷天下。二世而亡。佛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還著於本人。東坡云。呪咀諸毒藥。兩家各無事。

祈雨三代用巫覡。後世用僧道。唐僧不空羅公遠。一行無畏。祈雨法各不同。范石湖吳船錄。記蜀中祈雨尤不同。增堰壅水入支江。三四宿水卽偏。謂之攝水。水皆如期而應。嘉州雷洞。初禱香幣。不應則投死彘及婦人敝履之類。以棖觸之。雷風隨發。息壤遇旱。則郡守設祭掘之。掘至石樓之檐。則雨作矣。辛幼安云。親驗信然。

開元中。魏徵寢堂火災三日。詔百官赴弔。古禮亦自有人行者。

孔元用云。葛王孫原王景卽位之明年。賜錢十萬緡。盡撤去曲阜孔林宅廟。鼎新重蓋。極爲壯麗。自攄中原後。一人世襲止文林郎。今加爲中憲大夫。六歲卽差官教導。

淵明家貧。餅無儲粟。告五子則曰。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況同父之人。韓元長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范子春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不知淵明有何產業。慮五子爭分。想是怕他窮撕吵。或云。亦薄有田園。但將蕪爾坐客大笑。

李杜齊名者有三。東漢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唐李白杜子美也。若小杜亦有三。漢杜周子延年。亦習法律。故曰小杜律。唐杜審權與悰俱顯。故審權曰小杜公。杜牧之對老杜言亦曰小杜。前輩已拈出。今書以示子。

柳仲塗之與范景楊大年之與劉筠。齊名固未至於遼絕。而温仲舒之視寇準。丁謂之於孫何。君子小人之分。若薰蕕之不可共器。而當時齊名。曰温寇。曰丁孫。殆是取其一時文名耳。

端拱二年。曾會由鄉貢首擢進士第二人。廷試日未昃。卷上奏御。時蜀人陳堯叟亦有俊譽。上覽二人文相埒。敏亦如之。莫適高下。釋褐並授光祿寺丞直史館。名雖甲乙而實與等夷。會以親老願補郡。遷殿中丞知宣州。進士起家之榮。古今鮮儷。子文靖公亮。孫樞密禮寬。參政從龍亦其後也。

人知樂全之薦東坡。不知三蘇之始進。自雷簡夫之薦。文學如東坡。而潘中行爲臺官論列。謂不學無術。嘗販私鹽。卒以其言貶。

東坡知貢舉。李方叔被黜。其家老乳母大哭曰。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尚奚望。閉門而逝。後東坡舉白浮。歐陽叔弼等曰。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時張文潛舍人在坐。舉白浮東坡曰。先生昔爲知舉而遺之。其罰維均。舉坐大笑。想老乳母亦吐氣泉下。

陳密學襄薦賢一疏三十三人。自涞水至鄭俠皆知名。當世獨五人不甚顯。如虞太熙劉載薛昌朝吳資吳恕俟考太熙等尺牘見奕修所藏有之。必皆名士。

唐文若子西先生之子。喪父後。年十三不學。一日與羣兒蹴踘於市。院子見之而泣云。小官人今不讀書。後將如何。文若感悟。歸謀於母曰。院子爲吾言若此。今欲讀書。將自讀耶。將從學耶。母遣從師。遂篤志向學。弱冠登科。後仕至中書舍人。

盧元傳初無甚可紀。史臣稱其功總之戚。服稱其容。本朝呂與叔誌一婦人墓云。每遇功總之戚。輒茹素一月。皆可以風厲薄俗。

崔元暉嬖妾。其子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縱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史爲書之。

程尚書瑀解論語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之意。至周公謂魯公四句。則曰可爲流涕。洪慶善作序有云。感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於周公之四言。魏按行作漕爲開板。初書出。秦檜亦自不知。忽有人譖謂是譏諷。魏隨追官。籍其家。程洪皆得罪。

王逢原蝗詩。其略曰。始知在人不在天。譬如蚤蝨生裳衣。魚枯生蟲肉腐蠹。理有當然夫何疑。又長篇云。至和改元之一年。有蝗不知自何來。一蝗百兒月再孕。漸忍高厚塞九垓。死時年纔二十三。早慧而夭。逢原見器於荊公。以夫人女弟妻之。

姜愚嘗師康節。好施。雪中念王陶自荷一插剗雪地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愚解所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附火飲食。又損數百千爲之娶。及陶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衡州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遣以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病死。余謂愚有救人之心。不當萌責報之心。陶嘗勸

韓魏公不押常朝班。神宗薄其爲人。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要自不逃清議。姜愚雖一時失望而不失美名。康節四十餘未娶。亦姜爲之娶王允修妹。

程仁霸攝錄事。有盜蘆菔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盜稱冤不已。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竟殺盜。及月餘。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見盜拜庭下曰。公壽盡。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軾幼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案以上東坡語也）

四朝國史程之邵傳云。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仕至顯謨閣待制。子唐。仕至寶文閣學士。是時東坡知其爲監司。未知其爲宣和間登從列。

蒲宗孟。閬州新井人。嘗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澡浴大澡浴。用八九人一浴。至湯三斛。他奉養率稱是。蜀人生時一浴。死後一浴。宗孟乃浴洗好潔如此。想不洗底直是不洗。洗底直是洗。師友談記載蘇叔黨云。浴是閒日人以爲勞。公殊不憚。

劉氏家傳云。劉爲東海望族。鄉人歌曰。海州東海富劉家。朐山一族更奢華。牽牛厭兒著錦襖。牽車婢子帶金花。有名之華者。兩請文解。紹興辛巳。魏公領兵收復海州。之華與父儼謀。罄家財輸軍。借補將仕郎。兩上書陳六事。皆恢復大計。孝宗嘉之。特賜進士出身。再倅吳門而歿。葬蔡嶺庵。有詩刻石。

許同知爲宰時。以詞投稼軒。蒙賞音。卽同出訪梅。夜歸過一人家。禮席華盛。客尚未集。兩人就坐索飲。主人奉之甚謹。許曰。貴人入宅。稼軒曰。決無好事。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其家乃邑省之魁。未幾果及禍。

蘇紳嘗疏王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出知隨州。孔道輔亦劾奏之。德用疏言。宅枕乾岡。陛下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又唐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裴度第在平樂里。直第五岡。人以其第據岡原譜之。

盧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劉隗奏曰。嫡妻長子。皆杖居廬。龕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

施宜生北走降金。試日射三十六熊。賦擢高科。入翰林。庚辰年來本朝奉使。舊與張燾子公同舍。因問張子公云。記得崇化堂前步月時否。子公答以翰林想未忘情本朝耶。

建業謂之鄴。相州亦謂之鄴下。如魏文帝自鄴徙都洛陽。乃相州也。

唐都長安。始分山南諸道。乃是終南山之南。祝壽謂之南山。亦指終南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至於隴山。北至長安城八十里。南楚塞。西有石室靈芝。南有玉堂陽宮。崔咸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淚下。沈公雅度帥閩。蜀人師先生古上譙樓。視三山。繞州治而下。盤薄於前。沈顧而歎曰。壯哉。師曰。有富貴無豪傑。

泉南氣候。臘後元夕前亦薄寒。月餘將近驚蟄。便是單衣初試。盧橘紫茄紅葵已如五月間。去家鄉二千五百餘里。寒燠便爾不同。

淮襄別無險阨。是眞渙散易滅之地。

蜀郡西門可六七里。有杜工部草堂。潭以百花名。初未有花。乃唐冀國夫人在父母家時。有異僧墮汚渠中。夫人爲浣衣。而百花浮水上。工部嘗賦浣花流水之句。夫人歸西川節度崔寧爲小婦。節度入奏。夫人能散財破賊。人楊子琳。邦人德之。卽所居祠夫人。後草堂與祠並稱。端平丙申遭亂。郡城焚蕩。此等遺迹。聞自無恙。

張定叟尚書云。青城每郊用十五萬緡。縛幕屋。事已撤之。皆諸瑞得之。嘗奏乞從本府出錢蓋屋庶免逐郊費用。或惜其議不行。余嘗記先皇考言。城外自來不曾蓋殿宇。宣和間方蓋了殿宇。遂爲黏罕駐兵之所。

杜康善造酒。江陰軍人。今杜橋卽其廬。事具本縣圖經。

吐突承璀閩人也。寧宗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

朱茶馬險丙午入對云。掘地得一銅弩機。塗金上面皆有分寸。次日製一小弩以進。乃知書中所謂往省括於度至則釋。別作一句。往放也。故箭則必肯。於度之分寸以爲射之遠近。此三代弩制度。

石勒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

皇考權金部時。點左藏庫梨園弟子玉帶十有二條。幷關侯印。印上有環。

凡物之眞者。卽有一僞者。久之知有僞而不復知有眞矣。高麗席側可卷舒。價貴未易得。四明便造假高

麤席眞水晶瑩澈可愛上饒便造假水晶色青爲二則今改正

嶺外代答云崑崙曾期國海島有鵬飛蔽日遇駱駝吞之鵬翅管可截爲水桶諸蕃志云勿拔國大魚長十丈徑高二丈木蘭皮國麥粒長三寸瓜圍六尺榴重五斤桃重五斤香圓重二十餘斤萵苣菜一莖重十餘斤沙華公國蓮長尺餘桃核長二尺北方人物果蔬長大便自與江南不同外國可想而知莊生亦據齊諧志怪之說爾雖云寓言亦有所本

對衣謂上衣下裳一對也楊雲楊謂楊開襲謂重合也

郝象賢父處俊天后素銜之故因事誅象賢臨刑極罵乃死自是刑人必以木圓窒口今用木桃始於此

銀朱方用得二百餘年古畫皆以朱色別畫之久近可以此辨

梅類腦香淸茉莉類海南脫落沈香甘杏花類篤耨香溫荷花類蠻沈香烈素馨類麝香媚諸花香天韵俱勝絕諸香品卻有優劣同此一英華之氣散在草木禽獸者豈亦各從其類邪

予萧四明舶務見高麗國賜都綱張迪等批人參二斤參字用艸頭韵略無此字有蔘字云藥草亦通作參玉篇蔘下有艸頭蓡字注同上今方書悉用參字高麗用蓡字

裝潢匠裝乃裝背潢則今所謂糊紙者唐人進奏文字多用潢紙寫故韓退之集中有用生紙寫之語諺有云裝潢子亦不爲無據

烏始生母哺之六十日稍長子反哺如母哺之數一名哺烏公

密齋筆記卷五

水火天地之妙用也陰陽之變化也故水火命見六秀作用必大東南方命而時日在西北者性必犖敛謹畏亦主壽西北方命而時日在東南者性必疏快必發達至於謹畏壽考決是不過五行貴有歸宿歸宿得好卽貴而壽

中道無往而不寓故五行有天德貴人皆是抑揚欲得其中如正丁二甲正寅月也寅火太過而以丁爲德二卯月也卯木太盛而以申爲德甲戊庚牛羊甲戊庚皆金木土之陽干也其氣太過遂欲其藏於丑未之位今舉其畧餘可類推卽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義若無氣之火遇亥酉卽爲息絕愈無氣如丙寅戊戌辛酉戊子張參政命丙申戊戌辛酉戊子乃謝察推命一第便不祿但以意消息其盛衰得中卽爲貴命過猶不及災福生焉

郭璞授青囊中經九卷於郭公門人趙載竊觀未及讀爲火所焚今世所傳者決是贋本陰陽元經乃趙載撰不特弔宮作方乃三命之祖今人以三命生旺之說起於唐李虛中非也龜萊傳有高人祿命以悅人心之說又在漢初其來久矣景純年四十九不免南岡之戮管輅年四十八不見女嫁男婚二人材明先見如耆龜皆不登中壽

地理之說與命相通宗廟比三命天星比五星砂形比相法宗廟天星砂形三者並合而無差則萬不失

一.

言子午針者.誣丙午之非.用丙午針者.排子午之失.針法乃五行之樞機.禍福之繩墨.旣無定論.何以取準.余編十餘家之說.引援詳悉.不可盡舉.惟一家云.曾游歷格古州縣鎭幾百處.皆用子午正針.以是知子午針.正法也.中針.後人遷就之說也.此是有定位形象之物.必以子午卯酉奠四方.故子午卯酉.不易其金木水火之性.

麻衣易乃近時戴主簿作.

道藏至雜.多房中方術.余嘗燃香閱之.乃雀卵壯陽等方.張君房所編雲笈七籤三百餘卷.卻無此等方術.棲霞宮道藏靈感.香火翕習.桑都正云.藏經不全.止有雲笈七籤一部.余答云.七籤卻自會靈.不必全也.

抱朴子云.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就縛.以盆盛水.魚龍立見.一尺針入柱.氣吹釘躍出.療疾以東流水爲酌.桑皮爲脯.但行禁呪.所療皆除.師事徐登.人爲立祠.至於永康俗呼曰趙侯祠.至今蚊蝱不能入.抱朴子與後漢所紀者如此.不知後千餘載.台民祠事如父母.福庇千里.靈響如一日.

師友談記.云.徐禧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還洪府.有媼以三世祿命書言人吉凶.禧俾占之.媼曰.當兵死.徐怒.媼以書示之.畫一僵尸.身首異處.徐欲坐以妖言付有司.衆解得免.後禧將數萬人守永樂.夏兵圍之數重.軍大潰.開城欵濠.城破被害.正符媼說.

唐太宗幾爲竇建德游兵所擒又幾爲單雄信槍所及值以身死而單冒矢不已可謂危事不死後餌丹
羅衛婆婆寐藥乃死名醫不知所爲杜伏威與陳稜戰稜單射中其額伏威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
陣大呼衝擊獲所射將使拔箭斬之又殺數十人後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暴卒李抱眞名將亦以
服餌誤死乃知藥誤殺又甚於鋒鏑
曰精力曰精神曰精氣曰精血曰精明曰精爽曰精到曰精詳曰精妙皆以精爲主衛生者當謹之苦海
愛河狂瀾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又曰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註曰陰陽交
會之要者正在於陰氣之不泄爾
端平元年九月中余奉京祠方抵舍發熱不止面浮自腫不能食一醫者曰非服附不效左右駭笑醫曰
行年六十三不服附耶余曰此柴胡證也亟取人參和柴胡煎熱俟呼醫者茅君仲一到亦曰當服柴胡
余出煎熱者示之三日疾退目尙多澀食已則困不喜啖魚肉時有饋梨者乃取一顆啖之覺意快再啖
一顆醒然晚食後亦如之凡啖梨百五十餘顆熱證悉平本草載趙鄂事陳衍本草載張杲醫說十便方
煮梨湯皆云去熱不可以爲果子藥忽之
諸香藥香達氣藿香達表乳麝木香走經絡沈香趨下皆香氣芳烈使諸藥快營衞一切滯氣
或曰蜂腊無美味人以爲珍果予曰飮食固取美味然亦有取其治療者本草土蜂子去風毒久服令人
悅白功用甚多或云蜂蠆有毒余曰蜈蚣蛇蝎皆愈風良劑何獨之蜂疑之

宣和間築順州得枸杞宿根形如葵狀獻厚陵

高疏寮四世祖閔初爲太學直學蜀人雷姓者嘗受易於高每同出入至一銀鋪因與其家厚善鋪家感其意問曰尊官豈無所須雷曰無他欲得公鍛銀鼎當以白金百笏爲謝鋪家駭不敢受強委之既畢鋪家曰鼎已相贈敢問何用雷曰此鼎日乾水銀五十兩又嘗至一小藥鋪家往還甚熟因告以欲得鋪前藥招如何婦人曰尊官書一新者見贈便取舊底去雷贈以金將舊畫去畫一新者遺之皆莫知其故雷曰但看吾人他日享用此不盡隆冬張其畫於密室終日溫然乃六丁鑽火圖神筆也（案此條大典裂作二條今改正）

米元章不喜韓馬有周百範者以龍眠二馬換大防樓公白集大防曰古有以妾換馬者以書換馬自攻媿始正似王晉卿欲取東坡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謂不可許坡請易以韓幹二散馬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蔣穎叔欲焚畫碎石世上雅事何時無之論議紛紛不及書馬兩從不作難也然晉卿以韓馬照夜白易米芾家顏書朱巨川告劉涇又以硯山一石易韓馬夫晉卿重於易海石而不靳博顏書顏書貴矣元章復以易硯石又常以韓馬雜它物易劉涇貞觀御史內史官奴帖數捐韓馬以貿易好嗜自有異耶米氏書史記馬佳本不定爲韓止云唐人妙手且譏世俗見馬卽命爲曹韓筆宜其不甚愛重也

聖人不知後世有佛教今看說底話已爲佛教設如明明德足了又添箇新民似又足了又添箇止於至善聖人教人之意其遠如此佛教只說一句明心見性便了果齋先生云

楞嚴經云烏從來黑鵠從來白人大本豎畜生本橫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

郗皇后妒忌性酷及終后化爲蟒帝爲懺罪今之梁皇懺是也

符丕時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義誦觀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

楊佺期以爲洛陽令

李主好佛太祖遣僧爲間號小沙彌導以奢侈著乾紅袈裟李主云佛亦莫不如此小沙彌云陛下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此誑敵語也庸僧不知出處拈出作話頭

韓建治華州患僧雜犯者衆欲貸不可盡治恐傷善類乃擇有道行者爲僧正訓治之而非其人反爲所憚久乃悟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笑以爲適中理

撫州一祠宇守亟命撤拆梁木壓殞凡六七人池州梁昭明祠累錢爲旛守紿語邦人欲集蟠錢爲神請封典銅陵丞攝郡幕委董其事拆旛錢近及五萬丞忽顛仆嘔血不救二守皆遭臺評嘉定間目擊隱其名氏

劉道眞錢塘記明聖湖在縣南父老相傳湖中有金牛古嘗有見其暎寶靈泉照耀流精神化莫測遂以明聖爲名孤山釋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有命湖光文擬韓作之者臨安圖經不詳其事錢塘記一書今亦不復存湧金門湧金池金牛寺命名皆以此

杭僧思聰東坡爲作字說政和間挾琴登中貴之門遂爲御前使臣蘇叔黨以詩止之曰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聰

淨慈寺畫壁女像眼多遭剔去或曰撲錢者以塗錢面則撲者不滿又曰倡家取雜粉中則色媚又曰點茶以蟲客若然則讒伽藍神安在安吉州祠山行宮女像如人長眼亦並無全者小人不識罪福如此宮司亦合有禁

仲殊長老崇寧中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自縊死鄒忠公詩云送行天莫測難作瀆中經殊少爲儒雅工樂府游潙不已妻投毒羹中幾死啖蜜而解故嗜蜜東坡爲作老人食蜜歌

待制賈易酋心釋氏嘗與楊侍講傑同修西方淨土一夕公夢傑曰我已得生西方淨土子亦當往公異之未幾聞傑訃攷其亡日與夢之夕同後公以壽終之夕復夢如初

或曰齋之用乳是僧家欲啖以肥蔬腸余曰佛西方聖人其俗氈裘爲衣乳酪爲漿乳非禁食故魯譯迦文佛記云有一牧牛女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王言太子在樹下汝可往供養時於千葉蓮花上取乳糜奉上太子又列子云巨蒐氏之國具牛馬之潼以洗王足又記京師一老醫人云市中成桶擔賣牛乳以泡飲食之則膚革充潤東南人已駭聞佛氏食乳不足多怪

張乖崖遇設廚刲羊及百口具毛角召行人估價賣納錢送僧院令與羊子轉經李參政光嘗著有薦羊疏文云諸處餓羊既不忍殺十有三頭畜養滋久遂無脫期今轉變到淨財五十貫足躬就報恩禪寺齋供佛僧看轉經文仍設水陸薦拔羣羊超生人天者先輩重物命如此余亦效尤爲之懺悔

朱伯皇考未第時謁靈康夢神贈金魚一枓空中呼爲碧落侍郎尉刻時夢梅浦廟神延見七層塔上金

書牌相字。下有謝某名。乃知鼎貴已前定。豈容人力。案皇考原本誤作王考。考采伯乃深甫之子。今改正。

嘉熙三年己亥。吳興人云。來春米價必踊。年時竹簍捕鰕。率以所得占米價。去冬一簍二十餘。故米斛二十千。今歲四十餘。春初一解。必四十千。亦龜卜烏卜羊卜之類。吾俗有蛤肥麥熟鰕荒之說。

商子墾令言草必墾矣。凡二十句。大意欲上下之勤農。戒酣嬉之敗農。使辟淫游食之民畢農。則草必墾矣。余僕早晚聲諾時。各令攜草而至。遂不令而自墾。

寶慶乙酉。余寓報慈改葬亡室。初秋夢歸自東家。四顧蕩然。絕無居室。時夕陽未收。獨步平沙。金星粲屑。前山奇秀層出。旁植桑竹。因賦長篇。覺來畧成誦。尚嗑嚅口吻間。迨曉止記憶兩句。因筆僧窗云。歸來鄰里悉不記。未免驚呼問桑竹。紹定庚寅。由泉舶除新安。劍浦盜發。余自三山道東嘉而歸。己丑大浸。江岸僅存桑竹。

嘉熙三年己亥冬。奕修迎侍寓吳興郡治。夢自舊居見城中紅光燭天。如萬炬烜赫。帊幘浮屠兩尖。燦然在目。庚子中秋前一日。大火。余亟呼二十僕入城救護亡姪寺丞靈櫬。因略望於共樂堂。與己丑之水悉符夢境。無毫髮差。水現夢於前三年。火現夢於前一年。吁。亦異矣。

密齋續筆記

高祖不修文學而創大業。蓋承秦之敝。寬仁愛人。有帝王之度。光武南陽賢宗室。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紹復大業之後。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罷。所用諸將。如鄧禹受業長安。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寇恂素好學。經明行修。名重朝廷。馮異好讀書。通左氏傳。又上書謝曰。臣本諸生云云。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詔答云。孟之反不伐奔而殿。亦何異哉。賈復少好學。習尚書。後與鄧禹並戢甲兵。崇儒學。耿弇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少好學。習父業。祭遵少好經書。取士皆爲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耿純學於長安。朱祐尚儒學。景丹少學長安。劉隆學於長安。十人皆儒將。風聲氣習。與屠沽負販。固自天壤。然其關係甚遠。治體醇疵之所由分。明章再傳。儒學彬彬。羣賢傳中。名節凜然。餘朝代所不及。豈非詩書餘澤耶。

隋末大亂而儒學盛於貞觀。陸德明論譔甚多。曹憲文選之學。授魏模公孫羅李善。顏師古注漢書。孔頴達五經正義。孔至氏族之學。張嗣宗經學授秦王蕭德言。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僧許淹馬嘉運棄墨從儒。並名家。唐初學者學有根柢。至於元和間。文士輩出。華盛實衰矣。

馮道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武君開我宋文明之治。癡頑老子。廣經學之門。此老篤行。有古人風。值武君無禮無義。互相吞啖。篡奪日尋。使不得死臣節爲恨。

王祥、琅邪人、呂虔檄爲徐州別駕、破賊、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仕至太尉、年八十五、弟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以太中大夫歸老、呂虔以三公刀與祥、祥與覽曰、汝後必與司徒導、卽其孫也、悅恬洽劭、耆珣珉、謐舒晏之昆之植之、允之晞之、肇之厲彬彪之、頤之胡之茂之、敬弘藉之、彭之越之、臨之稜義之、凝之徽之、楨之操之、獻之靜之、敦戎衍澄、皆琅邪裔也、祥之孝固難、覽之悌爲尤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是以自天祐之、子孫衆多也、

龍山之宴、孟嘉恥爲征西客、故假落帽以蓋其慙、淵明出宅邊菊叢中、値王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歸、陶乃孟甥也、九日美談、舅甥都占斷、後人無以復加、亦一段奇事、

元載以貪被誅、籍其家、胡椒八百石、楊綰以清簡儉素代其平章事、郭子儀滅聲樂、黎幹省騶從、崔寧撤第舍、盛德感人、習俗一變、而四月拜命、七月己巳薨、司馬光元祐元年閏二月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甚者十餘人、旋罷保馬、市易、助役、青苗、鹽鐵、茶法、復常平糶糴法、身徇社稷、躬親庶務、而是年九月丙辰薨、二公天不假年、相業未究、古今惜之、君子有福、小人無福、此治世也、君子無福、小人有福、事可知矣、

荀彧本傳云、留壽春以憂薨、魏氏春秋曰、飮藥而卒、通鑑取魏氏春秋而書司馬溫公論曰、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皆史氏之文也、豈彧之言耶、用是貶彧、非其罪矣、某曰、彧附曹氏、終始昭然、杜牧之已結正款、無可逃者、百世之下、所信者史、而以爲非彧口所言、

吾意其臨薨所焚毀陳事書皆奇策密謀者無非傾漢滅劉氏之邪謀不可以示海內傳後世者也豈可謂之皆史氏之文也愚者一得之慮不敢自遜於先哲

李密起拱州據洛口倉回洛倉黎陽倉足食足兵似得計矣而柴孝和勸取關中密不從以致於敗李淵起太原欲回軍世民力諫取關中哭於帳外夜追前軍回竟入關中關中若柴紹等皆以兵來迎大勢遂定薛舉亦欲入關已無及漢業開基亦是關中關中中原一大形勝之地范致虛以三十萬勤王關中失守遂分南北可恨也

士未逢時失身於人固爲不幸士而逢時能以功名自見亦未爲不幸也魏徵始爲道士爲武陽郡丞元寶藏客又爲李密典書又爲竇建德起居舍人隱太子洗馬王珪爲建成中允後太宗並召爲諫議大夫李大亮爲龐玉兵曹又爲李密所捡岑文本爲蕭銑客溫彥博初爲李靖行軍長史高士廉爲丘和客後皆爲唐名臣（吳按溫彥博傳彥博爲羅藝行軍司馬）

黃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癲芳草發狂注云多飲數溲曰熱中多食數溲曰消中多喜曰癲多怒曰狂高粱之疾也高粱米也石藥英乳也芳草濃美也富貴之人常服之難禁也肥令人內熱甘令人中滿石藥氣烈非緩心和氣人不可以服是黃帝時已有高粱又古字通用世人鄙世祿爲膏粱不知所出余村居齕菜根決無此二證

天地生蔬因時濟人人之啖蔬莫感天地之恩曰菜飯曰蔬食有不滿之色者名曰褻天

罌粟紅白二種。痔下者隨色用之卽愈。辛稼軒患此已殆甚。一異僧以陳罌粟煎全料人參敗毒散。吞下感通丸十餘粒卽愈。

原跋

右密齋筆記。別經史本朝文藝雜書。釐爲五卷。續記一卷。先公易班東歸。晚年著此。比鋟梓家塾。而字小不便老眼。舛誤未暇考訂。奕楸挈來臨汝。欲刻置郡齋。迺是正魯魚其間。至有脫簡者。亦復增補使備。始得爲善本。一夕夢先公若有喜色。謂奕楸曰。汝日所爲。吾從旁覘之。行又往婺女矣。蓋大卿兄守婺故也。嗚呼。先公歿六年。而精爽炯然。託諸夢以詔諸孤。一舉措頃。在其左右。顧不肖何以稱塞。惟戰戰兢兢。是戒是懼而已。既刊此書。屬兩倅題卷末。輒復記此。時寶祐丙辰孟秋中澣。男奉議郎權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奕楸百拜書。

昔歐陽公著歸田錄。范蜀公作東齋記事。皆在舜蟬捨冕後。蓋前輩於文章翰墨。若飢食渴飲。未嘗一日廢。非有老壯之分。仕止之間也。密齋先生年六十有三。卽弭節杜門。淡然無營。惟耽玩書史。遠紹旁搜。今觀筆記一書。如武庫乍開。戈矛劍戟。犀利森列。使人毛髮竦豎。非胸次千古。筆力萬鈞。疇克爾歟。其視歐范二公風流蘊藉相似也。臨川使君一日出示家集。且病舊板漫漶。字有脫誤。將屬太史王公是正之。別鋟之梓。方動念間。忽夢密齋如平生。是知公於斯文。雖神遊八極。未能忘情。嗚呼。其精爽豈不可敬畏哉。漢韋賢父子以明經爲宰相。時人爲之語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今密齋獨以文印傳子孫。而使君又克成先志。是亦韋氏一經之教。由此觀之。君家之福未艾也。寶祐丙辰季夏朔

日通直郎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成公策識。

密齋筆記校譌

原序一頁一行。贊似當作讚。六行。卓當作車。

一卷一頁四行。餘既誤本作餘幾。

三頁八行。宋當作末。

五頁四行。按剏上當有墨字。按剏當作荆。

六頁二行。窩里李一本作斡離不。二行。黏罕一本作尼瑪哈。蓋元人之名無一定聽之可也。三行。討當作計。九行。勉字誤。

二卷十四頁十行。異外當作里外。馬字誤。本作焉。

十六頁十二行。受似當作譆。嘯似當作消。

十七頁一行。

二十一頁十三行。潔廉按逸周書大戴禮並作廉潔。逸周書大戴禮誠作諱。七行。誠信逸周書作信。七行。眞逸周書大戴禮並作貞。八行。□□逸周書作交友。十行。獫狁周書作二大戴禮作貳。○邇逸周書作猶戴記仍作儞。○倦逸周書作倦。

三卷二十三頁六行。

二十四頁七行。得民逸周書作安民。

三十頁九行。抑當作柳。

三十二頁一行、旌當作族、

四卷四十二頁十二行、故當作放、○肯當作省、

五卷四十五頁十行、葉字誤、本作策、

四十六頁十三行、記當作苑、

四十七頁二行、單當作軍、十三行、香逢誤、本作皆逢、十五行、獨之誤、本作獨於、

五十頁二行、蟲字誤、本作蠱、二行、宮字誤、本作官、十二行、具字誤、本作其、

五十一頁三行、解當作斛、

續記五十五頁十一行、梁字誤、本作梁、十二行　十三行、梁字並同上、

密齋筆記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提要一頁四行。原作考。老字誤。

卷一、一頁三行。文既將殷周年數改正。則總計處亦與原本不合也。一百八十六年。案此下應注云。當作三百四十年。蓋上

五頁一行。楊延下疑脫昭字。四行。宮當作官。

六頁十行。元祐當作貞祐。金宣宗珣貞祐元年。在宋爲寧宗嘉定六年。

卷二、二十三頁十行。還下當有定字。十二行。以當作已。

十四頁十行。事當作志。廣記所引本唐張說虯髯客傳。正作得志。

十六頁二行。而字誤。繞當作蹺下當有處字。原作曰。五行。作饒。十三行。

二十頁五行。秦當作泰。泰始。晉武帝年號。

卷三、二十三頁八行。案觀其交友句。與通篇文義不協。疑涉下交友而誤。又下句兩空格。逸周書作交友。已見胡氏校訂。今案大戴禮亦同。

二十七頁八行。淨當作盡。謂末無雨潦也。九行。長當作張。

二十九頁十五行。榮字誤。原作萊。

三十二頁十二行。案此以上已致語爲李龜年。攷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京鏜帥蜀。上已出邀楊齊賢安樂語云云。一時傳誦其詞。與此條所記大同小異。不知果爲誰作。濟字道濟。唐人。淳熙五年進士。有鈍齋集。

三十三頁四行。傳當作傳。

三十四頁三行。雄當作雌。二字乙轉。

卷四、三十五頁一行。且呼當作呼旦。周禮舍咀之咀。當作詛。詛與詛別。下同。十四行。范子春當作氾稚春。稚春名毓。濟北盧人也。見晉書儒林傳。淵明集作范稚春。亦誤。南史作氾幼春。蓋避唐諱治字。

三十七頁五行。咀似當作詛。下同。讀去聲。

卷五、四十九頁二行。作符當作荷。八行。作蠭當作螫。

五十頁十行。潼當作潼。潼音棟。說文云乳汁也。潼音同。水名。十一行。飲當作飯。

五十一頁十行。燎當作暸。

附補校

卷一、九頁一行。原注主言夫三字疑有脫誤。今案此條似不誤。安平縣主。宋時宗室女也。言者。呈請乞恩即指縣主之宮。胡君似未詳審。句讀故疑爲誤。

卷二、十四頁十一行。蚋聲有成功矣。案此句首當有靖心知三字。見張說蚋聲客傳。不宜刪。

卷三、二十八頁。案寺僧不識杜牧之。亦見莲堂詩話卷下。牧之有詩記其事。可參看。

二十九頁十五行。作醉歸。歸醉誤。原

續筆記五十五頁十四行。青粱二字本孟子。素問乃秦以後人所作。非古書。不足據。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密齋筆記
續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謝采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